

我们自由之前

Before we were free

(美国)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著 李保杰 译



我们自由之前

Before we were free

(美国)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著 李保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自由之前 / (美)阿尔瓦雷斯 (Alvares, J.) 著, 李保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5

(阿尔瓦雷斯作品)

书名原文: Before we were free

ISBN 978-7-5447-1353-5

I. ①我… II. ①阿…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4292号

Before We Were Free by Julia Alvarez
Copyright © 2002 Text By Julia Alvare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usanne,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4-513号

书 名	我们自由之前
作 者	[美国] 茱莉亚·阿尔瓦雷斯
译 者	李保杰
责任编辑	彭 波
特约编辑	金 薇
装帧设计	赵 瑾
原文出版	Dell Laurel-Leaf, Random House, 200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875
插 页	2
字 数	112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53-5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第一章

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图形状的橡皮擦

“谁想当志愿者呀？”布朗太太问道。我们正在排练小品，还有两个星期就是感恩节了。尽管当年朝圣者根本没到多米尼加来，可我们上的是一所美国学校，所以要庆祝美国节日。

那天下午又闷又热，我一点儿都提不起精神，也没兴趣。窗外的棕榈树纹丝不动，一丝风也没有。几个美国学生一直在抱怨：这么热的天，简直就是国庆节，哪里像是感恩节呀。

布朗太太前前后后扫视着整间教室。表姐卡拉坐在我前排，举起了手。

布朗太太点了卡拉的名，又点了我的名。我和卡拉要扮演两个印第安人，欢迎朝圣者来到这里。布朗太太总是把那些不怎么好的角色分派给我们这些多米尼加学生。

她给我们俩每人发了一个头饰，上面插着根羽毛，像只兔子耳朵，我觉得好滑稽。“好啦，印第安人，你们上前去迎接朝圣者。”布朗太太提示我们。扮演朝圣者的乔伊·法兰德和

查理·普赖斯站在那里，拿着玩具步枪，头戴“大卫帽”¹。他们跟布朗太太要求这样打扮，连我都知道拓荒者比朝圣者来得晚。

“阿妮塔，”她指着我说，“我要你说‘欢迎来到美国’。”

我还没来得及说台词，奥斯卡·曼西尼就举起了手：“布朗太太，那时候还没有米国，为什么印第安人会说那是米国呢？”

班上有人抱怨起来，奥斯卡老是问这问那的。“米国！米国！”后排有人在嘁嘁喳喳地学他说话，很多学生在窃笑，其中甚至包括几个多米尼加学生。我非常讨厌那些美国孩子取笑我们说英语的口音。

“问得好，奥斯卡。”布朗太太回答说。她环视教室，目光中带着指责，肯定是听到了那些嘁嘁喳喳的声音。“这被称为‘诗的破格’²，虽然不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但有时在故事中是可以的，就好像明喻或暗喻。”

就在这时，教室的门开了。我一眼看见了校长，身后跟着卡拉的妈妈劳拉姑姑，神色紧张。不过那个时候，劳拉姑姑总是神色不安。爸爸爱开玩笑说，如果奥运会有比赛“担心”这个项目的話，只要他妹妹参加，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队肯定能拿到冠军。不过最近，爸爸自己也显得心事重重。每当我问起的时候，他总是说“小孩子不要问这问那的，老实待着就行”，而不是他通常所说的“好奇心是聪明的标志”。

1 一种用浣熊毛制作的带尾带的长毛帽子，取名自美国拓荒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卫·克罗斯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北美。——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艺术家或作家为达到预期效果而背离传统的形式或事实的一种表达方式。

布朗太太从教室后面走向前，站在那里和校长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一起出了教室、走到大厅里，劳拉姑姑就等在那里，教室的门关上了。

通常老师一离开教室，班上最爱出洋相的查理·普赖斯就开始活跃起来，搞些恶作剧，比如把钟表的指针拨快点儿，搞得布朗太太不知道时间早晚，我们就可以提早下课休息了。昨天，他在黑板上用大写字母写上“今晚没有作业”，就写在日期牌“1960年11月10日，星期四”上面。连布朗太太都觉着挺搞笑的。

可是这次，全班同学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上次校长到我们班上来，是通知托马西托·莫拉莱斯说他妈妈来找他。他爸爸出了点事。爸爸虽然认识莫拉莱斯先生，可就是不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托马西托再也没有来上学。

在我旁边，卡拉把头发拢到耳后，她一紧张就这样。我哥哥蒙丁紧张的时候也有个毛病：每当他做了错事，不得不坐在“惩罚椅”上等爸爸回来时，他就开始啃手指甲。

门又开了，布朗太太回到教室里，脸上带着那种假惺惺的微笑，大人们隐瞒什么坏消息时总是这样笑。布朗太太故作轻松地请卡拉收拾好她的东西。“你能帮她一起收拾吗，阿妮塔？”她又问我。

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上，我开始把卡拉的东西往她书包里装。布朗太太对全班同学宣布说，我们以后再接着演节目，现在大家都把生字本拿出来，开始学习下一章。大家假装开始学习，可都时不时偷偷地瞅瞅我和卡拉。

布朗太太走过来看看我们收拾得怎么样了。卡拉把作业本装进书包，将通常留在学校不必拿回家的东西放进了

桌洞。

布朗太太指着崭新的笔记本、摆放整齐的钢笔和铅笔，还有那块形状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图一样的橡皮擦，问卡拉：“这些都是你的吗？”

卡拉点点头。

“亲爱的，把这些都带走。”布朗太太平静地说。

我们把卡拉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书包。自始至终，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布朗太太没有让我收拾东西呢，毕竟，我们是一家的。

奥斯卡的手举起来，又放下，就好像台风中摇摇摆摆的棕榈树。可是布朗太太没有给他机会。这一次，我想大家肯定都希望他能有机会提问题，估计大家脑子里面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卡拉要去哪里呢？

布朗太太拉起卡拉的手，说：“来吧。”她向我点点头，示意我也跟着。

布朗太太领着卡拉从教室过道往门口走，我跟在后面，不敢看同学们的眼睛，因为我害怕自己的眼泪会掉下来。我抬起头，看着教室里高高悬挂的伟大元首的画像。他的眼睛正注视着我们，左边是乔治·华盛顿，头戴白色的假发，遥望着远方，他是不是也想念自己的祖国了？

看着元首的画像，我才勉强忍住眼泪。我要表现得勇敢坚强，这样将来我有幸见到我们国家的元首时，他才会夸奖我：“哎呀，你就是那个从来不哭的小姑娘吧？”他会这么问，并且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们走到教室前面的时候，布朗太太转头看看我是否跟在后面。她伸出另外一只手，我握住她的手，跟着她一起走。

我们坐着加西亚家的顺风牌汽车回家，车子上的银色尾翼使我想起去年夏天在海边看到的鲨鱼。我和卡拉，还有她的两个妹妹桑迪和悠悠一起挤在后座上，我们几个都是从课堂上被叫出来的。爸爸在开车，劳拉姑姑坐在旁边，满脸焦虑，一言不发。

“怎么啦？”我不停地问，“出事了吗？”

“小鸚鵡。”爸爸开玩笑似的提醒我。这是我在家里的绰号，因为有时我话实在太多了，妈妈说我就像只小鸚鵡，喋喋不休。但我在学校可就完全不同了，布朗太太总是说我应该多发言才好。

爸爸解释说，加西亚一家终于获得了离境许可，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要乘飞机去美国了。他说这话时故意装得很轻松，一边还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们说：“你们就要看到雪啦！”

可加西亚姐妹谁都没有吭声。

爸爸接着说：“还有外公外婆和表兄表妹，对吧，劳拉？”

“是……是……是……”劳拉姑姑赞同道，可听起来就像只泄气的轮胎。

九月初，祖父母去了纽约，几个叔叔婶婶早在六月就已经带着堂弟堂妹去了那里。谁知道托尼叔叔现在在哪里呢？现在，加西亚一家也要走了，大院里就只剩我们一家了。

我把胳膊支在前座上，探着身子问：“这么说我们也会去，是吧，爸爸？”

爸爸摇了摇头：“总得有人留下来照看生意呀。”这是老爸惯用的托词，他忙于工作、不能和我们一起出去玩时老这么说。祖父创办了一家建材公司，生产混凝土材料，建造的房

屋飓风都吹不倒。几年前祖父退了休，爸爸作为长子接管了公司事务。

车子驶上通向加西亚家门前的车道，我看到妈妈、姐姐露辛达和哥哥蒙丁正在等我们，他们俩肯定也被人从学校接了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加西亚一家告个别。我们家的老保姆舒沙站在他们后面，穿着紫色长裙，怀里抱着小宝宝：小表妹菲菲。

车门一打开，我就跑到妈妈身边，她伸出胳膊搂住我。这次妈妈不用问就知道我不开心。院子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行李箱，准备装车。沃什伯恩先生站在箱子旁边，又高又瘦。他打着领结，整张脸就像个精心包装的礼品盒。爸爸告诉过我们，沃什伯恩先生是美国领事，大使法兰德先生不在多米尼加的时候，他就全权代表美国。

“兵马都齐了吧？”他开玩笑道，“准备好出发了吗？”

“可是爸爸呢？”悠悠问道。我和悠悠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小问号”，总是在不停地问这问那。可只要悠悠在，根本没有我开口的份儿。

大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像是玩抢椅子游戏似的，都等着别人来回答悠悠的问题。最后，爸爸开口了：“他会在机场等你们。”

卡洛斯塔父没回来和我们告别，似乎不大有礼貌。但在这一非常时期，礼貌不礼貌也就无所谓了。

“好啦，姑娘们，”劳拉姑姑拍拍手说，“赶紧各自回房间，换上放在床上的衣服，舒沙会帮你们。”她把小菲菲抱过来，好让舒沙去给孩子们帮帮忙。

“还要带上书包吗？”悠悠又问起来。

劳拉姑姑摇了摇头。“孩子们，每人只能带一样特别的東西，我们每件行李不能超过十公斤。”

“阿妮塔能过来帮帮我吗？”卡拉问道。此时她已经牵起我的手，准备拉着我一起过去。

“只要能抓紧时间！”劳拉姑姑嗔怪道，但即便此时，她的语气里依然充满了忧虑。

几个女孩共用一间卧室，靠墙有长长的一排衣橱。推拉门大开着，好多抽屉也都开着，衣服耷拉在外面。看来收拾行李的人当时肯定急急火火的。

卡拉扫了一眼那个高高的储物架，上面摆放着各种玩具和小饰物。三个带芭蕾舞女孩的首饰盒都已经打开，跳舞的小女孩高高地举着胳膊。后面并排放着几个呼啦圈，颜色各不相同，这样几个女孩子就不会争来争去了。

“我真拿不定主意。”卡拉实话实说，看样子都快急哭了，顺手把头发拢到耳后。

“姑娘们！”我听见她妈妈在门厅里喊。

“我该挑什么呀？”卡拉无助地问道，仿佛我能知道她在美国都需要哪些东西，我可是从来没去过那里呀。

“你的珠宝盒子。”我提示说，这样就可以多装几样东西啦，盒子里面有卡拉的手镯、蝴蝶发卡，还有带十字架的项链——尽管那并不是真金的。

卡拉点头同意。我爬上椅子，一眼看见了个雪花水晶球，里面一头小鹿正低头啃着雪花。我禁不住拿起来摇晃了几下，雪花飞舞起来，小鹿被遮挡住了。

“我的！”悠悠叫起来，伸手拿了过去，“我就要带这个。”

“你真傻，悠悠。”卡拉责备道，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我们两个才不会那么傻带个雪球到美国去呢，因为那里会有真雪。

“你才傻呢！”悠悠毫不退让。

她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加西亚家的这几个女孩子为了一丁点小事都能吵起来。她们越吵声音越大，姑姑听到后走了进来。

“你俩要是再吵一句，就都给我待在这里，我自己去纽约！”她吓唬这姐妹俩，“马上选好东西，换上衣服，车子在等我们呢。”

她们两个顿时安静下来。她们各自的床上都已经放好了短外套和礼服裙，两个女孩很快换好了衣服。

外面的车道上，沃什伯恩先生已经坐进了宽敞的黑色汽车，车顶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爸爸在副驾驶一侧，倚靠着车身。车窗开着，他俩隔着窗子说话。

“沃什伯恩先生已经等了我们半天了。”劳拉姑姑再次责备起女儿们。她推推孩子，示意她们向大家道别。

突然，悠悠大声说：“我不想走，我想留下，和卡门舅妈在一起。”

这一句话可炸开了锅。“我也不想走。”桑迪抽泣着，紧紧抱着我妈妈。小菲菲在劳拉姑姑怀里放声大哭，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要让舒沙抱。舒沙双臂交叉着站在门口。我也想哭，可是我知道，妈妈这时肯定还指望我想出个办法，让加西亚姐妹们高兴起来呢。

“孩子们，不要这样，我现在受不了这些。”劳拉姑姑说话了，可是，她接着也哭了起来。

爸爸赶紧走到他妹妹身边，伸出胳膊搂住她，轻声劝慰着。每当我做了噩梦，爸爸都这样哄我。

“过来，孩子们，”妈妈把加西亚姐妹叫到身边，蹲下身子，好和她们说几句悄悄话，“你们和妈妈一起走，好好听话。我们很快就会团聚的，一言为定！”

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爸爸说过我们要留下来，要照看生意。这么说来，加西亚一家肯定不久就能回来啦。

表姐妹听到这话放了心。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妈妈这么说也许是为了让她们放心，就好像告诉远在纽约的祖母说“托尼叔叔很好”，这样一来奶奶就不会为小叔叔担心了。可事实上，我们都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

沃什伯恩先生从车窗伸出头说：“该走了，伙计们！”加西亚姐妹走过来，依次和我们拥抱、吻别。她们已经把各自挑选好的玩具放到了汽车后座上。车门敞开着，我瞧见了悠悠的雪球，雪花已经落下，小鹿又可以吃到地上的雪花了。

卡拉走到我身边，此时我已经热泪盈眶。我实在忍不住了。这里没有元首的画像，所以我无法勇敢坚强，泪水流下来，我低下了头。

“咱们很快就能见面了。”卡拉提醒我说，她伸开胳膊搂着我，茫然地给我把头发拢到耳后，结果搞得我更伤心了。

车子开走了。过了好半天，我们还站在那里，看着空荡荡的大路。我心里也空荡荡的，好像我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跟她们走了。最终，我们转身穿过芙蓉花做成的篱笆墙，朝我们自己家走去，搬着几书包加西亚家的孩子们留给我们用的

东西。

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布朗太太所说的“核心家庭”，只有父母和哥哥姐姐，再也不是从前的“大家庭”了，叔叔、婶婶、堂弟堂妹、表姐表妹和爷爷奶奶几个月前还和我们一起住在大院里，可现在全都走了。除了我们家，别的房子都空空如也。兰花盆里落满了凌乱的小花，以前在托尼叔叔的“单身公寓”前面有张吊床，现在也被拆了，池塘里满是牛蛙，整夜整夜“呱呱”地叫个不停。

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百无聊赖地在房子周围溜达，所以后来妈妈派我去帮舒沙搬东西。舒沙早就成了这家里的一分子，从我们大家记事开始就这样。从老爸开始，家里出生的每个孩子都曾经得到她的照料。实际上，我也不例外，所以她老是提醒我，动不动就说：“不管你长多大，都得听我的。不管怎么说，给你换尿布人的可是我呀。”哎呀，这种事怎么好意思提啊！还好，她挺给面子的，当着别人的面没有这样说过。

我们搬的第一件东西是舒沙的棺材。花匠波夫里奥把它放在手推车上，我们俩分别在两侧扶好。舒沙每天晚上都睡在这里面！我知道这事挺怪的，她说她是想为来生做好准备。舒沙他们来自海地，那里的人做事和我们不大一样。

我们收拾好了她那清一色的紫色衣服，都放在棺材里。这是另一件怪事：舒沙只穿紫色的衣服，因为她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但是她从来也不说为了什么或者跟谁做出这样的承诺，也不说为什么非得是紫色。黄色，哪怕是淡紫色也好呀，都会鲜亮很多。

舒沙还会做些奇怪的梦，能够看见未来。蒙丁总喜欢说：

“要是你睡在棺材里，你也能行。”事实上，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舒沙梦见表姐妹们要离开这里、去往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那时候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天会去纽约的呀。

舒沙是挺怪的，不过我还是很乐意让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因为有她在旁边我感觉更安全。尤其是现在，别人都走了，有舒沙在我们家，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我们把东西都搬完了，我问她：“舒沙，你觉得还有多久我才能见到加西亚姐妹呢？”

舒沙眯起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她聚精会神的时候，那饱经风霜的黝黑脸庞好像又增添了许多皱纹。她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她直直地看着我，说了一句谜语般的话：

“你能在她们回来之前见到她们，不过只有等到你获得自由之后才行。”

我心里很害怕，不敢问她大约要等到什么时候。

吃晚饭的时候，爸爸解释说现在建材生意不怎么好做，说我们必须节省用度，还说我们的大家庭也会被分开一段时间——

“多长时间呀？”我很想知道。

妈妈瞪了我一眼以示警告，提醒我刚才打断了爸爸的话。不管是不是“小鹦鹉”，我都快十二岁了，得懂点规矩才行。

忽然，一只黑色的飞蛾扑进屋子，老大老大的，和我的巴掌差不多。刚刚还批评我打断大人说话呢，现在露辛达尖叫一声“蝙蝠！”然后就像鸭子似的“哧溜”一下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不是蝙蝠，是只黑蝴蝶。”蒙丁说道，跳起来想去抓住它。

“别碰！”妈妈大叫。我们从舒沙那里得知，黑色的飞蛾预示着死亡。蒙丁停止追赶，那只蛾子飞了出去，消失在黑夜中。

“出来吧，露辛达。”妈妈取笑道，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惊魂未定。

露辛达慢慢地从桌子下面钻出来，脸上泪水涟涟。“这个地方真是……真是……真是太吓人了。”她抽泣着说，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爸爸妈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表情紧张。爸爸从座位上站起来，从旁边走过时，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说：“我的宝贝女儿长大了。”

我感到挺骄傲的，因为我比露辛达表现得还好。可事实上，我心里也一样难过，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晚饭后，我想收拾下屋子，换换心情。我把卡拉书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床上——削得尖尖的铅笔、封皮上印着小猫缠线球图案的笔记本，还有那块好玩的橡皮擦。那块橡皮擦是她在去年二月份独立日背诵比赛上获得的奖品。看到这些，悲伤又像暴风雨一样涌上心头，我根本没法去用表姐的这些东西。我把这些东西重新放回书包，将书包塞进壁橱。我心想，就这样吧。过了一会，我爬上了床，可接着又惊跳起来，因为床单下面好像有个硬硬的东西，说不定是蟑螂或者蝎子呢。后来舒沙把床单掀起来，我们才发现是块橡皮擦，那块多米尼加共和国形状的橡皮擦。

第二章

嘘——！

表姐妹离开的第二天，爸爸很早就去上班了，还把蒙丁也带去了。现在姑父、叔叔都不在，爸爸办公室里有更多的活儿需要做。

我独自坐在餐桌旁吃早餐，已经感觉到，卡拉不在这里，这个周六会是多么漫长而无聊呀。舒沙、妈妈和厨师乌苏丽娜在厨房里，商量着要到市场上买哪些东西。露辛达还在睡“美容觉”，她得睡上整整一上午。院子里，波夫里奥一边给姜香木浇水，一边唱着墨西哥歌曲：

我心爱的女人和别人浪迹天涯——

我追寻着足迹杀了他们俩。

新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可真够开心的！我正这样想着，突然，波夫里奥停下不唱了，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六七辆黑色大众汽车从门前的车道上缓缓驶过来。

车还没有停稳，一扇扇车门就打开了，出来了一大群男人，散布在院子的各个角落。这些人戴着墨镜，就好像美国电影里时不时到镇子上捣捣乱的流氓阿飞。

我赶快跑去找妈妈，她已经朝门外走去了。那四个人站在门口，都穿着卡其布制服裤子，腰带上挂着小巧的手枪皮套和精致的左轮手枪，看上去就和玩具枪差不多。带头的那个人——反正只有他一个人开口问话——问妈妈卡洛斯·加西亚和他的家人都去了哪里。妈妈回答说：“哎呀？他们没在家吗？”这时，我意识到真的出事了。

可是那些人并没有走。那个人接着问妈妈，他的手下是否可以搜查我们的房子。我原以为妈妈会问：“你们有搜查证吗？”可妈妈却闪到一边，仿佛家里马桶漏了水，这帮人只不过是来检修的管道工一样！

我悄悄溜到妈妈身后，问：“这是谁呀？”

妈妈转过身来，一脸的惊恐，嘘声跟我说：“别问！”

我跑去找舒沙，她正在门口，看着地上那些泥巴脚印无奈地直摇头。我问她那些陌生人是谁。

“密探！”她悄声说，用食指比画着做了个砍头的姿势，让我毛骨悚然。

“可是，密探是什么意思呀？”我又问，现在，谁都不给我明确的答案，我越来越害怕了。

“秘密特务，”她解释说，“他们四处调查每一个人，然后，让他们消失。”

“秘密警察吗？”

舒沙朝我慢慢地点点头，意味深长，却又斩钉截铁。这一来，我别的什么都不敢问了。